

【学界往事】

□刘亚伟

## 大师抄墙报

当年插队时我和蒋维崧先生合办的那期“一打三反”大批判墙报，从当下蒋老先生书法作品的市价角度看，可能是一期世上最昂贵、最奢华的墙报。



蒋维崧先生旧照

卷纸也带到了防震棚里。

从搭在院子里的防震棚里，我找到了那个纸卷，一层层剥开，发现那卷纸因受潮而变黄，个别地方已经发霉。我一张张打开，在阴凉处晾干，不无忧虑地重新卷包起来，一直没敢再打开来看。

1985年由阜撤县建市，市里派我跟一位书法家一起去济南，到山东大学找我国当代著名书法家蒋维崧先生求几幅书法。敲开蒋维崧先生的房门，我惊讶地发现，面前这位70多岁的大书法家，竟然就是15年前和我一起办过墙报的那位蒋老师。我和蒋老先生提起往事，蒋老先生竟然也还认得我，高兴地写下“敏则有功”四个篆字赠我。

从济南回来的那天晚上，我

小心翼翼地再次打开写满了毛主席诗词的那卷纸，沮丧地发现，那卷纸已经变脆，手一动就破碎开来，已经无法完整地展开了。

我曾向有关专业人士请教维护办法，专业人士也回天乏力，责备我当年怎么不用宣纸，即便是劣质的毛边纸也好啊！我苦笑道，当时我哪懂得这些？后来想，即便懂得又有何用？那个年代，到哪里去找宣纸呀！

现在回想起来，才发现当年插队时我和蒋维崧先生合办的那期“一打三反”大批判墙报，从当下蒋老先生书法作品的市价角度看，可能是一期世上最昂贵、最奢华的墙报。

（本文作者为作家、独立学者）

无意中转头一看，蒋老师写字真快，一会儿工夫已经快写满一张纸了。我的目光被纸上清秀俊逸的字吸引住了，无法离开，我惊呼道：“蒋老师，你的字太漂亮了！”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常常忍不住停下手上的事，站在蒋老师身后，欣赏他的书写。我发现，那只普通的毛笔到了蒋老师手中，就像是有了灵性，写出来的字也都是活的，我曾经以为自己写的字很好看，村里挑我办墙报也是这个原因，现在回头看自己写的字，真的成一堆干草棒子了。

那时的我哪里懂得什么书法，只是本能的爱美之心，让我对这位写得一手漂亮毛笔字的老先生肃然起敬。我请蒋先生为我写几幅毛主席诗词，先生欣然答应，于是我把抄墙报的有光纸一裁为二，铺在蒋老师面前，蒋老师一边用双手把纸抚平，一边扭头问我：“写哪首？”我说：“就写《沁园春·雪》吧。”蒋老师略一沉吟，大概是计算字数，接着把纸折出几条浅浅的竖格，然后提笔蘸好墨汁，说：“你念，我写。”诗词是早已背熟了的，我诵道：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……”只见蒋老师微微俯身，提气悬腕，笔走龙蛇，我刚读完，蒋先生业已录完，把笔轻轻放下，笑吟吟地对我说：“好了，拿去吧。”面对这幅生花妙品，我哪有能力品评？只喃喃道：“好，太好了，比印的还好！”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每天都会请求蒋先生写几首毛主席诗词，每次先生都慷慨允诺，从不拒绝，到那期墙报完成时，几乎把当时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诗词都写了一遍。

1972年底我应征入伍，我把蒋先生为我写的毛主席诗词卷成一个纸卷，外面再用好几层报纸仔细包裹好，交给母亲保管。1978年我退伍回家，问母亲要那个纸卷。母亲说：“知道你珍惜，给你保管得好好的呢。”我得知，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，家里人住进临时搭建的防震棚时，母亲特地把那

## 赛什腾的月亮

如今，“文艺青年”像一个贬义词了，其实，真正成为一个文艺青年并不容易，除了具有文艺气质之外，更需要一颗对生活和对文学的真正的赤子之心。

点多的时候才走到山脚下，吃了点东西继续爬，下午四点多的时候，终于爬到山顶了。山上除了有些芨芨草和星星点点的黄色的野花，真的什么都没有，都是一些裸露的灰色石头，仿佛月球的表面，显得那样的荒寂。

但是，甘京生很兴奋，他管这些小黄花叫赛什腾花，就像老一辈石油人找到了石油，把山下那一片井架林立的地方命名为冷湖一样。青春年少能够燃烧激情和幻想，让平凡琐碎的日子焕发出光彩。中秋节的天气在柴达木盆地已经冷了，天黑得也早了。爬上山没有多久，天色就渐渐暗了下来，秋风一吹，有些萧瑟且沁凉如水的感觉。同学们都说赶紧下山吧，天再黑下来，下山的路就不好找了。他却坚持要等到月亮出来，好不容易来一趟赛什腾山，又赶上中秋节，没看到月亮怎么行？他对同学说。同学只好陪他一起看月亮。

那是甘京生第一次在赛什腾山看到月亮。那赛什腾的月亮，令他一生难忘。他能说出赛什腾的月亮和北京的月亮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他说不清楚，只觉得天远地阔，四周一片荒凉，月亮却和北京城里一样，那样浑圆明亮地照在

没有一点生命气息的石头、萋萋野草和他刚刚命名的赛什腾花上。他觉得月亮真的非常伟大，对世界万物无论尊卑贵贱、无论远近大小，都是一视同仁。

这是第二年我在北京见到甘京生时，他对我说起爬赛什腾山看月亮时讲的话。那一年夏天，他回北京探亲，专程来看我。从青海回京的途中，他不停游玩，在洛阳看过云冈石窟，还在那里买了几本旧书，带回来送我。他的这一举动，让我刮目相看，好不容易有了天数规定好的探亲假，还不早早回家，谁舍得把时间浪费在路上，还惦记逛书店，买几本当时看来无用的书？他的浪漫之情，和当时正在热热闹闹搞阶级斗争的气氛是多么的不协调。
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，他和我弟弟是同学，又同在冷湖为石油工人，他是受弟弟之托来看我的。那一天晚上，他住在我家，我们抵足未眠，秉烛夜谈，聊了很多，他说这番话时，像一个文艺青年。如今，“文艺青年”像一个贬义词了，其实，真正成为一个文艺青年并不容易，除了具有文艺气质之外，更需要一颗对生活和对文学的真正的赤子之心。这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一生的追

求。

甘京生难得，因为他并不只是在十八岁那一年心血来潮爬了一次赛什腾山，看了一次赛什腾的月亮。从那一年开始，每年中秋节他都会爬一次赛什腾山，看一次赛什腾的月亮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他调到冷湖石油局中学里当语文老师兼班主任。他开始带着他班上的学生，每年中秋节爬赛什腾山，看赛什腾的月亮。那些生在柴达木、长在柴达木、从未出过柴达木的孩子，从来没有特别注意过中秋节的月亮，更没有爬上赛什腾山看月亮的习惯。甘京生当了他们的老师之后，赛什腾的月亮成了他们日记和作文中的内容，成了他们学生时代最美好而难忘的回忆。他让这些孩子看到了虽旷远荒寂却属于柴达木自己的独特的美。

甘京生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。他是因病去世的，他走得太早。如今，他教过的第一批由他带领爬赛什腾山看月亮的学生，已经四十多岁，他们的孩子到了读中学的年龄。不知道还会有哪一位老师带他们爬赛什腾山看月亮？

赛什腾的月亮！（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）

我等有幸，能够工作生活在泉城，于喧嚣市井之中，时常以泉水清音为背景、为依托，以悦听，以清心。

中秋假期，照例“回家看看”，并和家人一起游览了东平湖上的水浒影视基地，断金亭之上是聚义厅，聚义厅之上是忠义堂，梁山一百单八将的“座位”赫然在列。聚义厅门口，一老者在弹古筝，先一曲《花好月圆》，后一曲《高山流水》，再一曲《貂蝉拜月》，音韵悠扬，味道醇厚，奏完之后老者还讲解故事情节：伯牙和子期是仁兄弟，毛主席当年也称赞貂蝉是女英雄。晚上回村，难得在老家住上一夜，躺在真正的木板床上，聆听窗外秋虫唧唧，凉意与睡意渐浓。

【悠悠我心】

## 聆听天籁

□王金龙

夜半时分，鸡鸣声声，此呼彼应，宛若合唱，让我在半梦半醒之间乐享这份迥异于车声市声的天籁。

蝉鸣也是一种天籁。曾在一个盛夏周末去章丘莲华山的胜水禅寺，一个水库边上的山中古寺。下得车来，满耳充盈的，仿佛千万只蝉儿的齐鸣，热烈、亢奋、执着，声音铺天盖地，把眼中所见美景的风头也给抢去了。在寺中行走时间长了，眼睛能够“看见”风景了，蝉鸣才渐渐“变”成背景音乐，这时才体味到古人写诗“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”，是何种淡定的心情。夜宿古寺，蝉声停歇，夜黑如墨，偶有鸟鸣啾啾，世界一片静寂。一觉醒来，蝉鸣渐起，便知新的一天开始。

还曾在秋日的午间，于工作的间歇，步行去单位附近的济南黑虎泉群，聆听各种各样的泉水之声，也是一种天籁。自白石桥起步西行，白石泉与玛瑙泉隔河相望，两泉一圆一方，白石泉如一面明镜，泉水从“镜”边的石缝中溢出，似在为对面的玛瑙泉声伴奏。玛瑙泉深而清幽，泉池之水从三个方向溢出，与护城河有半米的落差，水声便“哗哗哗哗”，有些激昂。移步西行，便是主泉黑虎泉，三只虎头口中泉水汹涌，水声低沉，霸气十足。流经庞大泉池，一齐冲进护城河时，阵势稍有收敛，但水声依然从容不迫，想必会征服天南地北的每一位观光客。往西过琵琶桥，南岸便是琵琶泉，也许是取水的人多，也许是地势使然，泉池的周边石板永远是湿漉漉的，有些许“清泉石上流”的味道。该泉池底常年有串串水珠冒出，于水面破裂，嗤嗤作响，声若琵琶，故而得名。泉池北向护城河，泉水流经北口八块石板，形成八股水流，乒乒乓乓跌落半米之下的大石面，汇成一个巨大的水面，一齐涌向护城河中那些金顶红栏的画舫。那成排画舫停靠之处西边不远的护城河心，便高耸着一个河中之泉——五莲泉。水面依然如镜，静美得让人心醉。泉水如丝帛般向四周弯曲而下，只在与河水接触处形成雪白浪花，传出淙淙之声。

这庞大的黑虎泉群，形成泉水的奏鸣，即便离开它已经远远一段距离，耳朵里仍是这些天籁之声。我等有幸，能够工作生活在泉城，于喧嚣市井之中，时常以泉水清音为背景、为依托，以悦听，以清心。

（本文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编辑）

【人生随想】

□肖复兴

赛什腾山应该算是昆仑山的余脉，那时候，在青海石油局的冷湖四号老基地，从哪个井队的位置上都可以望到它。望着它，觉得很近，却是望山跑死马，跑到山脚下，至少要花上半天的时间。

那时候，是指1968年。这一年，北京的初三学生甘京生和一批北京的中学生来到冷湖，成了石油工人。那时候，他还不到十八岁。就在那一年的中秋节，井队放假，他和几个同学约好，一大早就从四号老基地出发，往那座已经望了大半年的赛什腾山走去。那座每天都会映入眼帘的赛什腾山，在柴达木明亮得有些刺眼的阳光照射下，有时候会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，让甘京生对它充满无数的想象。甘京生喜欢幻想，或许这是他从小时候就养成的习惯，他喜欢独自一人望着天空或树林或校园里的篮球架遐想联翩。大概和他喜欢读文学书籍有关，那些书让他常常禁不住心旌摇荡，天马行空。

否则，他不会和同学约好向那座秃山走去。去之前，师傅就对他说过：那山上什么也没有，从来就没有人爬上去过，你去那几千啥？他还是执意去了，累了一身的大汗，走了整整一个上午，下午一